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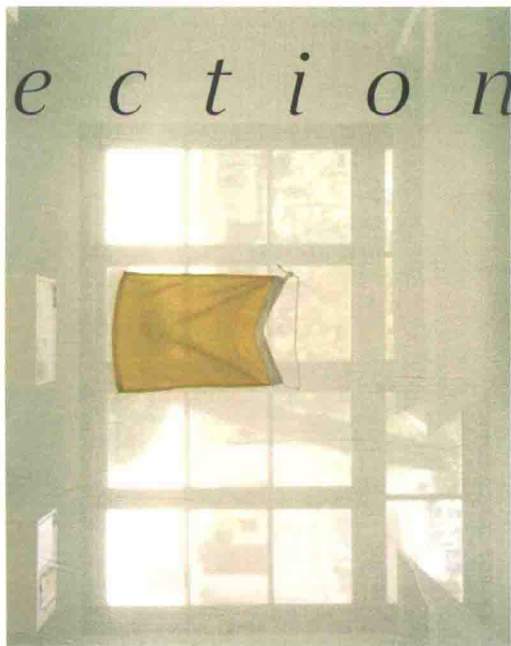
O l l a

伤逝

小说界文库
第二辑

《小说界》编辑部
编

C o l l e c t i o n



董夏青青

王占黑

邓安庆

陈思安

张玲玲

王莫之

大头马

沈大成



上海文艺
出版社

伤逝

小说界文库
第二辑

《小说界》编辑部
编



上海文艺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逝/《小说界》编辑部编. -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23

(小说界文库,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321-8543-6

I. ①伤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3)第027380号

发行人: 毕胜

责任编辑: 乔晓华 徐晓倩 项斯微

封面设计: 人马艺术设计·储平

封面摄影: 陈惊雷

书 名: 伤逝

编 者: 《小说界》编辑部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
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092×787 1/32

印 张: 8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134,000

印 次: 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8543-6/1.6733

定 价: 4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目 录

费丽尔	董夏青青1
清水落大雨	王占黑 29
余 音	邓安庆 81
逃 遁	陈思安 109
五月将尽	张玲玲 135
无人禁飞区	王莫之 165
到灯塔去	大头马 193
实习生	沈大成 233

费丽尔

.....

董夏青青

董夏青青 1987年生，祖籍山东安丘，在湖南长沙长大。小说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《芙蓉》《创作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小说界》《大家》《西部》《南方周末》等报刊，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等杂志选载。出版有随笔集《胡同往事》、小说集《科恰里特山下》。

有些人想说什么，就能说出他想说的。但他自己的痛苦和诉求说不出来。钱不够还要找好大夫、给孩子用好药，就等于在没路的地方走，没手还要抓东西。从穆哈吉尔家新上漆的窗户望出去，山峦在雾气蒙蒙的天光中冒烟。震耳欲聋的山风箍住这片低矮的土房子，将碎石头碾裂成砂。

他在靠炕沿一侧的墙边坐着，打开手机备忘录里的“借款”项。他想了两天列出来的三个名字，都有充足的理由向他们开口。先说龙虾。一三年上边境架品字形的铁丝网，六十四公里的路段包给他们连队四十个人。那三个月，吃住都在紧挨着铁丝网的帐篷里。分区司令拉了一车西瓜去看他们，说我把兵带成乞丐了啊。架网的地方在坡脊上，四十五度的斜坡车开不上去。一个二百四十多斤的水泥柱支架得俩人从车上搬下来，抬着走二百多米上山。铁丝网成捆拉过来，一大捆两吨，剪开按小捆推下车，再戴上帆布手套推着往山里走。

小捆的铁丝网直径有一米二，要是没扶住，滚到坡底还不一定能收住，跑下去再推上来更费劲，所以开大车的师傅会嘱咐一声，要是快滚下去了就拿他带过来的铁杆子往里插，插住就滚不动了。但是龙虾刚二条，做事有点虎。那天

走在前头的家伙脚底一滑没扶住，眼看那捆铁丝要往下滚，龙虾冲上去就用肩膀顶。他在旁边看见了，一把拽开龙虾，另一只手本能地挡了一把擦着胸口过去的铁丝网。就那一下，左手掌心的肉全翻出来。龙虾跳起来去帐篷里找三角巾。人都围过来，刚有人用橡皮筋扎住他的胳膊，他就晕过去了。

送铁丝网的司机抄平日巡逻走的小路回连队，那边连队接到电话，军医赶紧准备针线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被抬进医务室。针刚穿进肉里，又没了知觉。排长拿热毛巾敷在他冰凉的额头上。借着麻药的劲，军医给他把零零碎碎的烂肉剪掉了，缝了十八针。

龙虾说，到死也不会忘记这个恩情。

再说海比尔。海比尔是团里的驾驶员，跟他同年兵。去年海比尔开着陕汽 2190 大牵引车去连队送物资，他正好参加炊事比武拿了二等奖回团，爬上副驾驶座就跟着上山了。从团里出发一路都是晴天，一进沟里就开始起雾。从进沟到连队一共四百八十六道弯，二百九十个大弯。在夹着雪子的雨雾里走了四十八公里，车子在拐一道弯时突然侧滑，左前胎滑出路面悬在那里。山岩下的冰层很硬，周围略薄一些的地方则是雪和泥混在一起。海比尔伸头看了一眼，坡度

往下有七八十度。海比尔把挡一把挂上六驱，俩人脑袋都扎到挡风玻璃上去了，左前轮也只是打滑空转，根本倒不上去。

海比尔问他，能给这车弄上去吗？他摆手，示意俩人先下车，他小跑绕到主驾驶这一侧，海比尔搬来两块大石头给他垫脚，推着他往驾驶室里爬。他刚关上主驾驶座车门，就看到海比尔小跑冲下土坡。他摇下窗玻璃叫海比尔，哎你不上来吗？海比尔挥臂喊道，我在这指挥你。他骂了一句摇上玻璃，寻思干脆把右前轮也放下去，先调正车头。他把左前轮一点一点挪下去，再把右前轮蹭下路基。等车头都下去了，六驱一挂，强加力加上，轮胎的抓地力一下恢复，才慢慢倒上来。他有荨麻疹，不敢热，衣服一穿厚了出点汗，身上就像针扎。无论刮风下雪，他的体能作训服里头都是短袖短裤。开这把车还是叫他冒了点虚汗，后背和腋下刺挠难忍。

海比尔的爸爸在喀什老城里开牙医诊所，他的大老婆给小孩补虫牙，小老婆帮老人镶金牙。有红本的大老婆是家里指派的，和海比尔的爸爸生了海比尔。小老婆是他早年去土耳其学牙科带回来的，和海比尔的爸爸生了两个女孩。

他是海比尔的兄弟，还帮海比尔避免了一场车辆事故，开个口也没什么。那个准备靠一带一路发点小财的浙江老

哥，是第三个人选。去年十月，他和团里的军需助理上玉其塔什接老兵下山，在离连队二百六十多公里的地方，一辆红色皮卡正翻过达坂往下飙。他一看有点毛，就在路边宽敞点的地方停下车等它通过。但那辆车在下达坂的最后一道弯时突然溜冰侧翻，滚下河坝，车轮四脚朝天插进河里。

助理掏出手机给克鲁提乡派出所打电话，他就往翻车的地方跑。从路上下河坝约摸八十来米，他滑了四五跤才蹿进河里。眼看水往驾驶室里灌，他从水里摸出块石头就往挡风玻璃上砸，砸开了看见驾驶员在往外挣扎，但右腿被卡住了。他冲往下跑的助理喊，叫他回车里拿撬胎杠。助理找杠子的这会工夫，他趴近驾驶员跟他说话。不要张着嘴往里喝水，坚持一会，肯定能把你救出来。助理跑下水时，身后跟来两个老乡，四个人用了快一个小时才把这人从车里拖出来。

大概是在河坝里泡的时间长了，加上脑门和右腿又在流血，刚抬到马路上这个人就陷入昏迷。助理把棉袄脱下给这人盖住，他又把大衣脱下给助理披上。等了十来分钟，派出所的车过来把这人抬上车拉走，送地方医院了。俩月过后，这位老哥拖来连队两盆一帆风顺的盆景。还是他自己开

的车。老哥说那天他赶天黑之前上泉华那边拜神，保佑他在附近新建的矿泉水厂诸事顺利。不指望水厂挣钱，主要靠它争取政府的政策倾斜。老哥打算去吉尔吉斯斯坦做电动车贸易。好比老家平度产葡萄，浙江就是出老板。他想跟老哥说说孩子的情况。

至于第四个借钱的人选，是他刚才胡乱想的。舒莱姆，舒莱姆。他嘟囔了两声舒莱姆的名字。眼神落在铺着红色花纹毛毡的桌子上，瞥见一只蛾子停在一块奶疙瘩上。他松开拳头，坐起来，屋外头的声音和油烟这才缓慢地涌进屋子。舒莱姆和他婆子在外屋烧火炖肉。隔着屋门口的帘子，他能看见舒莱姆在灶前躬下腰看火，他婆子拿着锅铲上下使劲。

人人都说舒莱姆是迈阿丹最有钱的克族人。连队一个老班长说，那年来了个武警部队的政委进山休闲，团长安排他住在连队，吃饭在舒莱姆家。舒莱姆收了连队给的伙食费，当政委提出想吃烤羊排，舒莱姆却把他带到了穆哈吉尔家。舒莱姆对穆哈吉尔讲，这是位大人物，如果招待得好，儿子以后上大学就可以找他念个好学校。穆哈吉尔说我的孩子才九岁，离上大学还早得很。舒莱姆就骂他没有见识，说了一番交际的道理。穆哈吉尔的老婆在旁边听见他们说话，乐呵

呵地宰了羊娃子。政委那几天吃得很高兴，把这笔快乐账记在了舒莱姆头上，承诺以后有事找他。

政委一走，舒莱姆就给他写信。信中讲最近山里气候如何无常，他和家人又是如何生病缺药。另一边舒莱姆找到连队，对连长说为了招待政委，他和家人是怎样拿出最好的粮食酒和羊羔。政委寄了一大纸箱药给舒莱姆，连队搬了几袋米面到舒莱姆家。往后那一个月，舒莱姆把讨来的药和粮食卖给邻里老乡，挣到手的钱买了两头牦牛。他们说舒莱姆挑的牦牛也不是一般的聪明，连队用望远镜看它们会自己逛到山里泡野温泉。现在舒莱姆和妻子又一同成为护边员，每人每月有两千六百块的收入。

但问题是，谁规定了，有钱就得把钱借给别人？

肉汤上桌，穆哈吉尔和龙虾也端着面盆进屋了。他俩刚才在北面的柴房里拉面、炒盖菜。

老穆，今天吃的又是你家羊吧？他问。

穆哈吉尔笑吟吟地盘腿坐下，看了一眼舒莱姆。

你告诉郭班长，谁拿来的羊。舒莱姆说着也坐下来。

他不着急动肉，先捏了玻璃碗里的几粒巴旦木掰开吃。

反正这一顿不是我的羊。穆哈吉尔笑开了，放下手里的核桃皮擦了把嘴。

那是。他说。估计是舒莱姆的羊，不然特意等你媳妇回娘家，少了一张嘴他才拿过来。

几个人都笑了。

寿星，许个咋样的生日愿望？舒莱姆问他。

丫头的病早点好吧。他说。

咋样了？穆哈吉尔问。

在准备钱手术。他说。

你们连队没募捐吗？舒莱姆问。

他不让搞。龙虾替他答了。

他伸出手在近前的碗里瞎摸，抓起块糖剥开往嘴里放。

连队一个义务兵，他哑着嗓子说，他妈妈出车祸了，上上个月连队刚发动给他捐款，团里也组织，微信里边也号召捐钱。我这个事连长主动提了两回，但实在是不好。刚捐完一个又来一个，兄弟们咋想我……

一个是娃娃，一个是老人呀。舒莱姆说。

是啊。他说。

那咋办？舒莱姆问。

也不是没钱。他说。去年刚装修了县上的房子，我爸妈现在住着。要是把房子卖了，能有个二十来万，看病也够了。

那卖不卖？舒莱姆问。

不想卖。他说。爸妈刚接过来。

他们说话的工夫，穆哈吉尔拿小刀剔了些肉放进他们面前的盘子。面也分好了。几个人悄无声息地吃起来。

哎。他拿筷子点了点龙虾的盘子。

龙虾停下嘴抬头看他。

生孩子之前一定要做详细检查。他说。我和我媳妇不是八字不合，是基因不合，当时没查明白。

嗯。龙虾说。生孩子是大事。

我对我的小孩有三点期望。龙虾说。第一，孩子必须像我，不能像隔壁的。第二，机灵一点，哪怕提着开水浇花也证明有他自己的想法。第三，一定要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地方，不能看着就不让人高兴。

你媳妇在哪呢？穆哈吉尔笑起来。

我等着娶克州首富的丫头。龙虾冲舒莱姆弹了声响舌。

啥时候下山？舒莱姆放下筷子问他。

医院约上手术了就下去。他说。

你应该给你的小孩做一个事。舒莱姆望着他说。找一块狼髀石，小狼崽子的。

我有一颗狼牙。他说。

我知道，我给你的。舒莱姆说。但是男孩戴狼牙，女孩要戴狼髀石。

你有吗？他问。

可以帮你找人要一块，但是戴过的就不太灵了。舒莱姆说。你小孩的病有点厉害，你应该自己去打一头小狼，找它的髀骨给你孩子戴上。

你试过吗？骨头能治病？龙虾问。

我的话你只管听，没有根据的话我不会说。舒莱姆回答。

肉和面都吃完了。他靠在墙上，两只大手摩挲着身边靠垫上的纹饰。

有年连队到靶场考核，上去两个班都打得很差，连长觉得怪事，就叫连队枪法最好的战士去打，还是有两发弹偏靶了。舒莱姆一直在旁边看，过了会把排长叫过去，让他带人去靶子旁边的那条沟里前后看看。排长带了两个战士跑过

去，看到离靶场一二百米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动。排长叫战士先回去，他过去把人撵走了。以后连队再出来打靶都先清沟。还有一次，连队抽水泵上一根螺丝钉松了，怎么都拧不紧。舒莱姆拿起子试了几下，就叫他抓只小公鸡过来。舒莱姆用小刀割开公鸡的喉咙，放出来的血滴在螺丝钉上。过会他再拿过起子，几下就拧紧了。舒莱姆送他狼牙的时候说过，苏约克这一带是古战场，放牧转场的时候，经过山中几道沟里都能看到被狗刨出来的白骨。

小娃娃不是老人，不应该有病。舒莱姆说。

是啊。他说。不应该。

现在正是小狼下生的时候。舒莱姆说。

不行。龙虾说。过去就会留下衣服的气味。去年老巴掏狼窝，狼就从一大堆羊里头找，把老巴家的羊全咬死了。

下雪时去，脚印和气味一场雪就盖住了。舒莱姆说。我给老巴教了，他不听。

那我去搞，一只卖给你多少钱？龙虾说。

要我去掏小狼崽，少一只狼吃你们家的羊吧？他笑着反问舒莱姆。

是不是，舒莱姆。他说。没好处的话你不会说。

你的脚是谁治好的。舒莱姆说。那年你巡逻踩到冰窝子，脚拔出来了鞋子没出来，一瘸一拐走了两公里，给连长留在我家。是我宰了一只最漂亮的羊娃子，放出来羊血让你泡脚，不然冻烂的地方以后你年年要犯。

是你治好的。他说。可是你这几年的胶鞋、防寒靴穿的谁的你咋不说？

你也相信这个狼牙跟狼髀石吗？龙虾扭过头问穆哈吉尔。

这些都是我的爸爸，爸爸的爸爸说过的话。穆哈吉尔瞪着眼睛说。

就算是真的。他说。狼那个东西不能结仇，这个事不行。

早几年玉其塔什那个事差点就没过去。他说。

舒莱姆闷了口茶。穆哈吉尔也不吭气了。

那年他在玉其塔什刚套一期，连长原先是组干股的一个干事，也刚上任。连长到连队不久，和当地老乡来往热络。指导员是个埋头干不爱说话的人，有老士官旁敲侧击地说连长在工作里夹带私货，指导员也只是听，不发表看法。有天下午，连长从老乡家抱回来一只死了的小狼崽。连长把小狼扔在马厩旁边的铁笼子里，嘱咐他晚上过来把这个小狼的狼